





娛語者何也自娛也迂人之語人豈聞
之自說自娛或論學術或詭難事僅
得錄之固無序次漸示之於人也然世
有迂人則亦有所取乎

壬辰初冬

松南潛夫摩島長弘識



能甘之而妻孥弗能、鵲衣百結、子能甘之而妻孥弗能、是以攀援纏綿、不復能孤蹇、終折其初志、是勢不得不然者也。故與儒而折其節、不若醫而全其志也。如此者日來聒耳、余皆若不聞焉。夫吾志之一立、豈問他人之訾議哉？且余之決然弗回者、蓋亦有以也。家君已許之、則非悖庭訓；又有家弟以承祀、則非棄祖業。是於義已無不可焉。且余薄稟多病、不能與世軒輊、況能往來奔走、與雞鶩爭食乎？故如余為醫、亦不免飢寒、為儒亦不免飢寒、均是窮死耳。狗趨以窮死、孰若鶴舉而潔飢哉？嘗戲賦曰：一擲刀圭將養拙、此

腰不復向人折。休言土銼冷無烟、猶勝奴顏低就熱。又嘗讀仁齋先生行狀、族人交責其為醫、其事實相類、而先生固執弗聽、遂為大儒。今余之拒眾議似矣、而立其志亦似矣。但樗散之才、後來所成就果如何乎？時時省之、徒愧慙爾。余以弘毅為名字、先考之所命也。平生服膺自警、嘗作詠懷詩數篇、其一曰：生為物之靈、又稟天剛氣。於我福釐多、何為不自慰。慈親欲有成、名我以弘毅。庭誥不可遺、何為不自畏。正心脩身、以及家國天下、聖人之道如此而已矣。仁

義孝弟忠信正心脩身之本也禮樂刑政理家國天下之具也而守天道明人倫其大綱領也上之玄妙之論下之功利之說皆非聖人中正之道也主心而說道謂之枯禪遺用者也離心而說道謂之虛器忘本者也本末俱全內外兼行者君子之道也聖人之道簡明正大故聖人之書亦簡明正大讀聖人之書者亦互簡明正大後世儒者穿鑿失本義害經之大者也如宋儒雖立一家之說其訓詁不苟如朱子尤詳審者也及明清諸儒誇博競奇肆然逞臆往往滅裂聖經以考證一途為學問之大義後生晚

進學之者逐末遺本未能進一歩七分之精力已耗矣是不知簡明正大之道也

禮義廉恥士之元氣也驕慢浮夸士之戾氣也能養其元氣則戾氣無由入焉士之跼弛負才者往往戾氣為祟遂誤一生豈可不痛自裁抑乎游俠之士一變或託跡於黃冠功利之士一變或遁身於緇衣是皆矯激耳所謂淫奔之嬖為尼熱中之失入道同是一轍故矯激之行君子愧之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

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哉言乎！東坡所謂舉孝廉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亦此意也。漢律不行三年喪者，不得選舉。楊子雲所謂曠以歲月，結以倚廬，亦殆乎為人矣。

伯夷之清，史魚之直，為萬世之師法。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非其人不能學也。顏氏家訓云：勸一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史魚而千萬人立直風矣。此語能發聖人意。

真西山曰：漢儒之言天者衆矣，惟仲舒最為精粹，其

曰：人之所為，美惡之極，與天地流通往來者，尤古今之格言也。余謂宋史李綱上疏曰：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為，即天之所為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張浚謂孝宗曰：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二公亦可謂能論天者矣。

余昧世計，一貧如洗，降帷於平安市上，日教授生徒。辰至申，初罷，罷則考索經史，吟詠詩賦，或溫酒烹茶，以瀉中懷。一年如一日，且性迂交疎，與世相違，蕭然却掃，可謂得寒士之本相矣。昔嚴君平賣卜於成都。

市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不復閱人如余亦
舌耕仰食裁取自給亦竊欲追君平之志也而君平
之卜筮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
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是頗有裨於名教者也
余之不敏亦日講說經史豈無小補於幼童乎或嗤
余曰世之才士多自標置聲價遠著其門如市子則
區區自守不能建鼓張旗將與草木同朽是士之所
愧也曰余性怯才孱雌伏自甘固其分也夫諸子曰
進余則日退諸子曰高余則日卑然進而高者未必
諸乎至高之域退而卑者亦未必墜乎至卑之地要

在各從其所好也矣

鶴林玉露云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
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
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
差豈不優於子之算數乎輟耕錄云世祖一日命廉
文正王受戒於國師王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
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
如是而已此二事相類而皆覺世之言也人能知此
算受此戒則於保身處世之方無復餘蘊矣

通鑑明皇天寶之亂教坊舞馬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宴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余讀之有所感作舞馬說曰夫馬之能舞也教之之日久而習之之力勞及其以蠢然無知之物而能為俯仰迴旋之態則人爭稱之矣然舞之非其時觀之非其人則目之以妖從而殺之而終不免為無知之物焉夫士之有能亦猶馬之有技若其出處進退不能視時察勢則終不免為不才之士焉請以舞言之如伊尹之於殷太公之於周及諸葛武侯之於蜀則一俯一仰皆應其節者也范蠡之於

越張良之於漢能呈其技亦能斂其技者也范增之於項羽荀彧之於魏武皆非不善舞也獨未察觀之者耳若夫洩治之於陳韓生之於楚則殆所謂目之以妖者也嗟夫行其所學施其所能士之志也然行之非時施之非人則不為明皇之舞馬者幾少矣余嘗作儒者辨曰聖人之道治天下國家之道也故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不由斯道者未之有也蓋渾沌始判人物萌生鴻荒茫昧晝夜不分男女無別人之與物蠢然雜處無得而辨矣有聖人者出焉繼天建極分上下辨尊卑立綱紀制器用然後夫蠢然雜處

者可得而辨矣。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於是乎立矣。是聖人之道之所由興也。禮樂刑政之所由設也。而任之行之，學者之事也。故禹之平水土，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皋陶之正五刑，伊尹周公之行道輔君，及後世之名臣良弼，竭力於國家，德澤及民者，皆所謂學者也。未始有判然稱為儒者也。秦漢以來，儒者之名始盛於世。學問政事，判而為二。武人俗吏，從而侮之，是勢之然者也。及其揭揭表儒林，比肩於百家，則儒者之名益著，而聖人之道益汙矣。夫儒之稱，周禮有師儒，魯論有君子小人儒，然是皆以

教導立名，非學者之總稱。孟子儒者之稱，墨者之言，固不為美名。其如逃墨必歸於儒，則對彼之語耳。如禮記儒行篇出後人手，然其嫚儒之意，亦可見也。左傳所謂唯是儒書，韓子所謂儒以文亂法，侮之之甚者也。荀子曰：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其意則可也。其稱則不可也。韓非子曰：自孔子之死，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公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是以儒自命之漸也。要之皆一偏之名，而非天下公道之稱也。而後之訓之者，或曰：通天

地人曰儒或曰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或曰儒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侈然張名相率汲引褒衣博帶高視闊步溺誦讀膠訓詁淪曲藝逐末技而稱聖人之道為儒者之道稱聖人之書為儒者之書殊不知儒也者一技之名而與史氏樂師無甚相異後世之所謂儒負博士者是已而學者亦不自知其名之所原龐然如鹿以儒自處世人亦目為異類不欲與之伍嗚呼亦極矣如所謂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尚可也如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殆以儒者為愚者之名又嘗讀梁書孔僉傳

曰僉儒者不長政術故在縣無績此何言也操觚者且出此言尚曷責世人耶若夫與老佛二氏之徒紛紜相競亦坐此故也夫聖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二氏之徒雖欲自異也其安能逃天地之道哉則亦我範圍中之一物也已譬之猶大洋之中時有巉巖以觸波浪雖或相激也何能損大海之體其較錙銖論短長豈得非儒者自取之哉郝京山曰六經之訓稱帝王聖賢而儒之與百家列也自司馬遷劉向班固始耳彼以儒命我我沾沾自喜援孔子為儒師率師七十子為儒徒名不正言不順物徂徠曰戰國時百家

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堯舜禹湯文武為大儒古所無也又曰先王之道降為儒家者流始與百家爭衡二氏之學余不敢奉之然如此言實卓識也哉曰然則後之學者何以稱之曰古之志道者咸以士稱焉語孟之所載可見也故迂濶如余亦竊以士自期然今日謀生以教授為業則士其志也儒其業也故所著文辭往往自稱為儒亦出乎不得已要之竟不免儒家者流也哉噫

余性愛狗嘗畜黃白二狗兒狺狺相戲家人厭其擾將分一與人擇留猛者試相角黃狗屢仆乃以黃狗

與一士人家留白狗於家既長嬌養不出門日與家人相馴未知與他犬鬪柔媚習成無復故態黃狗士人兒與其僕隸朝夕牽之橫行隣里日事搏噬一夜家君至士人家黃狗尾而歸已與白狗不相識跳而觸之狀頗猙獰白狗惴伏家君與余再三歐之弗起其勢頗與前日相反於是嘆曰習之移物甚矣哉夫以無知之禽獸猶且變勇為怯況人之靈須意而動為龍為猪實由教化宋儒之所謂變化氣質者未為誣矣

韓文公上宰相書以言餽之也蘓老泉上田樞密書

以不言餽之也。明永樂時，饒州儒士朱友季，詣闕獻所著書，專毀濂洛關閩之說。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聲其罪，杖之。悉焚著書。弘曰：「燕賊篡弒，其惡滔天，尚且厚顏奉性理之書如此，可不羞死哉！」日知錄云：「姑蘓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以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弘曰：『廣孝之罪，固不容死。』一部道餘錄，豈能所輕重哉？」張洪之舉，可謂愚矣。

今世就儒師受學者，醫家之子為多。浮屠次之。士人次之。商賈又次之。蓋學醫者，不粗通訓詁，則不能讀其書。且旁借記誦文辭，粉飾其術，以為射利售名之因。故其志亦以徒瀏覽子史，畧解行文為足。求之於實踐者甚少矣。如浮屠則不獨假之，或將訐我以護己。不然則嫻浮辭曼語，以求風流解事之名。塵外逸響，豈可復聞乎？士人則大畧習經語，談古今，以禦粗鄙之誹，得諸心，施諸事者，落落晨星耳。至如商賈則家產苟完者，多令子弟學點茶、散樂等諸曲藝，又苟受四書五經句讀，其意蓋假之誇人，以掩其門地輕

賤而視學業與他曲藝不異莫知讀書之為何事也
今之從學者大要不過此四等而學問躬行岐而為
二可勝慨嘆哉學問之道以脩身齊家為本不出乎
人倫日用之間大人君子由之立論凡為士為醫為
商賈人人守其職勤其業如此而已矣而彼皆日用
而不知徒認記誦詞章以為學術若能金篦一刷
以發其翳則人人始識廬山面矣

誨商賈之子互要畧知人倫孝悌之道切勿使之沈
溺風月詞章若一陷此魔境則往往至廢業破產今
商賈之家或視儒師如仇讐不令子弟親近皆職之

由是教導不得其方責在儒師

宋趙普其心術多可議者然以一部論語佐太祖太
宗可謂能讀魯論者矣余嘗詠之曰多年何物篋中
珍自信廿篇同化鈞苦學諸儒頭白盡誰能讀得似
斯人頃讀烈祖成績引關原記大全曰加藤清正嘗
語人曰利家晚年頗志於儒學太閤薨後招字喜多秀
家淺野幸長及余語次舉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之章
余當時目不識丁不繹其義近年讀論語頗能通曉
在今之世不事斯語者恐陷不義嗚呼清正當爭亂
之世勇而知學其志偉矣余又詠之曰兒女到今猶

記名唯互壯繆比威靈不求更學春秋傳自有圓珠一部經會津靈神言行錄曰與水戶相公論性曰相公固執性惡之說而紛紛然矣所謂性善者諸賢之所從也相公雖明敏唯願據先賢之成說而做工夫可也勿建異見由此言則西山公蓋嘗奉性惡之說也後讀西山遺事曰公不信孟子似司馬溫公則此言信矣袁中郎暑譚云孟子說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得善之可名且如以惻隱為仁之端而舉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之然今人乍見美色而心蕩乍見金銀而

心動此亦非出于矯強可俱謂之真心耶歸有園塵譚云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自識其親母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如此二說卒然讀之皆理到之語似不可屈然皆不達聖賢立教諭人之本意者也朱子標揭理字其家學也然學者說理固無不可但朱注中往往不免牽強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注云無違謂不背於理按下文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分明無違於禮正義之說是也子使

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斯指此理而言按斯字指仕進之道孔安國解是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云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此以之字為指理然下文云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敬是之字指民也若指以為理則泛然無根之語也如以上諸章不用注文平心誦之其義自見突然插入理字反不免礙滯謂非牽強者吾不信也

世說晉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余謂

康之被誅非其罪紹豈可復仕乎四時消息天地之理也人之出處豈然乎為紹者為伍員則甚矣為王褒則可也

林下偶談曰晦翁帥潭一日得趙丞相簡密報已立嘉王為今上當首以經筵召公晦翁藏簡袖中竟入獄取大囚十八人立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弘曰晦翁之為何其快哉其意識之明氣宇之豪可謂勇而能斷矣晦翁又嘗有言獄事人命所係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觀此語則其斬大

囚蓋平生之所講也

後唐康澄上疏曰為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狗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王安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安石語甚與康澄相類然康澄之語不過一時過激之言安石語則千古之罪人也何則人之與時皆異也王安石周公論曰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

戰國之奸民而毛遂候嬴之徒也是君子之言也又其讀孟嘗君傳文議論正而規模大其識亦卓矣然及其行新法天下之正人君子排斥殆盡不能用一士其黨韓絳呂惠卿之徒皆斗筭小人不啻若毛遂候嬴之徒讓雞鳴狗盜之雄遠矣嗚呼曷知人之明而自知之昧哉

舊事紀推古天皇廿七年制辭曰孝經曰求之忠臣者必在孝子之門矣按孝經無此語東漢衛彪傳注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孝經緯之言也然則此制辭用孝經緯之言也

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呂氏春秋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此二語意義畧同而人皆傳誦管子之語者造語之巧也淮南主術訓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是孫氏之言有所本卽琰嘗論之人獨傳誦孫氏之語者何乎主術訓又曰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語蓋引用之也而人皆傳誦武侯之語者以其人而傳也

一友來訪余偶與客對棋客退友人曰凡百技藝習之無益況思慮分於彼則精力不專於此凡為事貴專不專則分分則不精矣有種辣茄者欲其實之大則盡摘之獨存一實使氣聚於一也學者亦然今子之嗜棋精力亦得不分乎余咲謝曰僕棋品甚下漫然下子固不費思偶爾消遣何害之有友人咲而去後念此語頗有所省蓋余性踈慵無他嗜好然凡百技藝目轉心移雖不之從亦不能峻拒則辣茄之喻亦切矣荀子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鵬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韓詩曰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此皆貴專一之謂也

韓魏公薦歐陽公於仁宗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謫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謫必及國不特臣也弘嘗論宰相自有宰相之才文士自有文士之才使賈誼董仲舒為相未必及丙魏使韓愈李翱為相未必及姚宋使歐陽脩蘓軾為相未必及韓富蓋才有短長其用各異也後世

學者文藝為先以為文學之士必具宰相之器膠矣魏公曰使愈為之未必補於唐可謂知言矣左傳文公六年史駢曰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弘曰怨及子孫不可也惠及子孫可也

世說王孝伯曰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魏史中山王熙見盧元明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余謂此何等名士佳器使此等之人好誦離騷吾恐屈子之靈必顰於地下

吊屈原文前有賈誼楊雄中有顏延之柳宗元最後有王守仁賈生文觸而發之激而出之以閎麗之辭寫幽憤之情非是詎弔屈原而自弔也楊雄反離騷洪興祖朱晦菴已詳論之所謂君子得之則大行不得則龍蛇言之與行背馳文奇而意戾君子不取也延之文不能出詎範圍雖有幽古之氣語意索然蓋延之才識不及賈生其所嘆慨亦未必出乎中心文之優劣在人而不在筆也宗元廢斥困而知悔故其文抑鬱幽崛語冷神沉然其排闥幹旋之力殆出乎數子之上矣余憐其才憫其志並悲其人也守仁被

讒遠徙顛沛流離屢瀕九死憂苦憤懣畧與賈生同故其文慘而如陰霧幽而如鬼語才雄而詞瞻非延之比也夫楊雄延之亡論賈生以一代之才沉淪邊隅吞恨而沒士之不幸也然君子之所養遯世而無悶則何地不怡然哉史之曰者傳未必有其事然所謂務華絕根可謂能中其病矣嗚呼賈生弔屈原而後之人又弔賈生悲夫守仁謫龍場三年與鬼魅為伍一旦了悟道氣卓然竟能唱學擒賊其事業過賈生遠矣余嘗詠守仁有云九死身逃千里外一家學起百難中嘉其能守也守仁之學余未敢信如其人

品亦一時之傑也。
王陽明為人高爽俊邁故其詩詞往往有可誦者余最愛其十三時題金山寺作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清人玩葵生茶餘客話曰王文成少時題于忠肅祠一聯云赤手挽銀河公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弔英賢書法道逸杭人傳為文成真筆文成父海日先生晚年偶書堂聯云看兒曹整頓乾坤任老子婆婆風月文成之聯足見其胸宇海日之對亦暢逸不凡

一日把王陽明則言涉讀一過往往有警發人者今揭數條令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悌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是一傲字結果了一生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悌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

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脩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

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張乖崖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乖崖此語意氣凜如以此臨事何事不成

真西山未第時將會試于行在約友人鄭達道同祈夢于梓潼廟下入謁於神遂擊其鼓題詩于上曰大叩則大應小叩則小鳴我來一扣動天地四海五湖聽其聲是月得吉夢其年果中見草木子西山此詩雄快激發可與陽明對壘燕居筆記載宋寧宗時金

國主圖其像遣使至學士院求贊皆難于著筆真西山先生云像貌欽欽人面獸心聖人出矣爾當歸乎山陰之陰又人持三教像求贊乃老子與釋迦講法孔子拜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舍利夫子聞之咲倒在地此二贊過激之遠韻然亦有逸氣

呂大臨傳元豐庚申歲伊川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伊川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已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伊川不覺嘆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

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伊川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嘆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為用矣伊川此說與吾邦青砥藤綱事頗相類傳家寶所載佛印與東坡東語簡意高蓋縉徒之傑然者也余甚愛之因錄之曰子瞻中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放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為宰相耳人生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子瞻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一世聰明要做

甚麼三世佛只是個有血性的漢子子瞻善能承當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賤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東坡與李公擇書云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今讀此東坡公語未必然也

何氏語林所載東坡卜居陽羨焚老嫗屋券其事詳出梁溪漫志以坡之豪宕其用心如此亦可嘉尚因鈔出之曰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嘉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

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錢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買也何必深

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慙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前。輩所為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為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

人無生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為顯官。則文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恠焉。賈為之嘆服。右二事出自警編。兩公之言。可謂能達事情者矣。許魯齋亦曰。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先儒論之曰。夫學以謀道也。非以治生也。若必以治生為先務。而後為學。則為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古之好學者。莫如顏曾。顏之簞瓢陋巷。曾之衣敝履穿。

其善治生耶抑不善治生耶知道者當自辨之余以爲魯齋之言亦一道也傳云財用足而百志成亦此意也先儒之論固正矣然是以聖賢地位言也魯齋之教爲中人以下設也大抵學者自非有特操卓立百練不磨之氣則不能超然乎榮辱之外也其往往不能固守中道而變者皆不治生之所致也且自古恃才負氣者一時爲飢寒所激憤起躁進以謀利達其始也以利而起其終也以利而敗自然之勢也余嘗讀史至蘓秦李斯之言釋卷而嘆焉蘓秦曰使我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蓋秦出

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妻妾皆笑之乃自慙傷閉室不出以學揣摩之術是有所激也李斯曰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此語痛恨入骨欲不激得乎若令此二人者預能治生足以安身則後日之所爲或不至於如彼其壞義害道矣則治生之道不亦大乎今如我邦儒生其所資不過咕嗶舌耕勢必爲窮鬼所祟故及其甚則至有鬻書畫古器以射細利其行污於牙儂者又或雖有識之士勢不得已則低首潛氣向市井小兒以乞憐亦皆不

治生之所致也。余亦舌耕書生，一貧十年，已知此境界，亦頗經世故，故有深取於魯齋之言也。然所謂治生者，豈必謂終日執牙籌算出入，貪婪如賈兒乎？人能自因其時位以審處，必有得其宜，學者其省諸元吳澄尊德性問道學齋記曰：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行不著，習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嗚呼，澄之所謂聖學者，果

指何耶？夫所貴乎學者，不獨善其身，推己及人，顯諸事業，而後可謂善學者矣。如諸葛武侯、司馬溫公，其德業皆千古之傑也。以余觀之，大有得乎聖人之學者也。較之拘儒徒說道理，塊然死守，以終其身，不翅霄壤矣。又其謂全我德性者，非不可也。然徒以此為夢覺實悟，以造神妙者，則理學之弊，而禪流之餘唾耳。而往往推此心以議人，故如二公，亦不慊於其心，要之溺於一偏，不知大道者也。

灤陽消夏錄載：無雲和尚者，有偈曰：削髮辭家淨六塵，自家且了自家身。仁民愛物無窮事，原有周公孔

聖人此蓋士流之為浮屠者、可謂能知其分矣。陸放翁詩詞慷慨激烈、紛華豪奢、快者如決水、俊者如飛隼、以此推之、其非曲謹拘束之士可知也。偶得其家訓者讀之、語意惇惇、一毫不帶快俊之氣、胡其相異也。蓋翁亦才銳自負者也、其初年氣雄骨傲、將駕御一世、而屢躋官途、飽經世故、知往日之浮氣、徒為虛燄、而深自省悟、其戒子弟、實發中心、吾輩亦須謹而誦之。

陸放翁南園記、不免士人之譏議、惟齊東野語云、昔陸務觀作南園記於中原極盛之時、當時勉之以抑

畏退休、然則放翁之文、有所寓也。後讀香祖筆記云、陸放翁晚節、以韓侂胄南園記為世口實、葉紹翁三朝聞見錄云、有鄭棫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礪石以獻、韓以陸記為重、仆鄭石瘞之地、韓敗、棫竟得免、人固有幸不幸哉。據此言、則侂胄已重陸文、其不免譏議、不亦互乎。

小田原之役、東照神君軍過山間、有溪橋甚峻、神君將過之、長秀秀一秀政諸將、先在嶺上、相顧謂曰、源內府善騎、海道無雙、必騎而度、畧杓皆刮目觀之、既而神君徐下馬、步而過之、命圉人牽馬渡。

下流諸將嘆服。按日本史本間資氏傳曰：有從資氏學御者，問與術有幾。資氏微笑曰：有步棧術，善之無不可為也。弟子懇請學之。資氏與之聯騎，遠出山谷間，遇一危棧，曰：子審觀之。乃下馬徐牽過棧，復上。弟子怪問。資氏曰：與術在全身，無邀危以逞巧也。且崖壑數丈，可一鞭而超，況乎有棧。雖然，子未習者，慣視超捷，此教危也。神君之為，亦可謂得步棧術矣。卜齋記載：東照神君好書籍，常召諸儒諸僧講論，然不嗜詞章，其所誦讀論語、中庸、史記、漢書、六韜、三畧、貞觀政要也。邦書為延喜式、東鑑等。此人君之學

也。王公互為法。蓋其良黃金山三十二條。將軍家譜曰：豐臣秀吉下九條法制于諸人，其四曰：小名者，本妻之外，可畜一妾，又不可別求屋宅。大名亦其侍妾一兩人而可也。弘曰：豐公豪奢雄勢，不屑細事，然立妻妾之法，如此其嚴。大名猶且不過一兩人，則其餘閨閣之制可知也。今世諸藩侍妾滿後房，多者至數十百人，何其侈也。勢之使然，亦昇平之弊也。三五十年，其西具山口五河，其貴族也。余嘗讀列仙傳，閱所謂太上老君者事蹟，蓋上自三皇，下及漢唐，無世不出，先塵劫而行化，後無極而常

存隱顯莫測變化無窮其生也曰寄胎玄妙玉女八
十一年從母左掖而生白首黃面額有參牛達理足
蹈三五手把十文其西昇也曰五色光貫紫微其度
關也曰東方真氣狀如龍蛇而西變其佗神靈奇異
變幻百出不可勝數也余於是乎深嘆其道之玄奧
不可測也頃又得釋迦譜者讀之閱所謂釋尊者
事蹟其神妙不測變幻僞僞高出乎老君之上矣其
劫初姑置焉其生也亦從右脇出無扶持者自行七
步舉其右脇而獅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
勝無量罪於今盡矣其身黃金色三十二相放大光

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其幼也凡百技藝典籍議論
天文地理算數射御悉皆知之其勇力則執白象擲
城外放一箭貫銅鼓穿大鍤圍山既而降大仙服魔
王種種變化奇特翻天覆地段段更奇猶西游記中
孫行者乘筋斗開天宮掀大海百千幻化嗚呼亦自
在神妙之極也哉天地之間其何以尚焉於是乎喟
然嘆曰所謂老君釋尊者其何為者乎神耶鬼耶天
人耶何為其如此靈妙哉如我夫子則人也其靈也
不過禱尼丘其異也不過長大圩頂其為兒也不過
陳俎豆設禮容既而逐宋衛困於陳蔡墮三都而不

克不能回晏嬰之誹不能免桓魋之辱踽踽棲棲無
尺土之柄布衣終身其第一威靈不過夾谷之一會
而辨墳羊論防風君子尚病傳者之妄其何平平庸
常不及二氏之神妙乎並而觀之其孰不憚然於我
哉余於是為之說曰夫日月麗乎天艸木麗乎地陰
陽代謝寒暑往來川流山峙水濕火燥鳥飛獸走是
皆一大神妙不測之理也然嬰兒視之不駭愚者視
之不愕何則是天地之常也故至神至妙之理皆存
乎常矣若夫十日並出六鵠退飛或山崩海立星隕
電擊是皆天地之變於常者故嬰兒視之而啼愚者

視之而栗然非我所謂一大神妙不測之理也然則
倏忽倜傥可駭可愕者恠之小者也常而不變者天
地之至理也明而易見者天地之大道也夫人者萬
物之靈稟天地之正氣四體備而心性具而至妙之
理存太古邈矣中古以來若有參目虎首九約蛇身
之物非螭魅則罔兩而已故人而為人人之正者也
吾夫子則人也故無許多神通恠異此其所以至正
至大存乎天地至妙之理也或曰子之說則正矣然
子未熟佛典彼之所謂神通廣大惡魔恠異變幻百
出皆是所謂方便也已譬喻也已丈室容八萬大衆

芥子盛須彌世界，子亦為實有乎？余曰：嗚呼！其然，豈其然乎？浮屠氏好矜張其說，以誣愚俗，種種幻怪事蹟，豈盡方便譬喻乎？是皆神其說也。吾故曰：二氏者，神耶？鬼耶？天人耶？吾夫子人也，吾亦人也，吾其從人之道乎？

後漢田疇、峻節介立，求之三國名士中，亦不易得焉。荅公孫瓚數語，讀之使人竦然改容，其如徐無山中衆為都邑，道不拾遺，則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唯所憾者，未免為老瞞鄴下民耳。然拒虜龍之賞，遂不為之屈，比之華歆之徒，不翅霄壤矣。同時管寧、邴原之節，

人多稱之，疇名不甚著者何也？

朱子評李太白袁州州學記文曰：蘓老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太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余謂蘓氏之才，十倍太伯，其文宏麗變化，亦十倍太伯，然自小處起議論，文之巧者，自大處起議論，文之正者，正者或有拙處，然學文者，互不失拙處。

余亦謂清儒學問，證據精緻，無以加焉。然往往自小處起議論，要之非君子之學也。宋儒學問，作一家言，或隨禪見，然往往自大處起議論，要亦君子之學也。

蔡君仲伏棺號哭，火越向東家，郭巨為親埋子，得金一釜，蓋孝感之所致也。然亦有相反者，宋書孝感傳賈思會，替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為鄉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郭世道會替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嬪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夫二子或夫妻燒死，或為繼母埋實子，比君仲郭

巨更烈，然皆不得天感。何天之有應於彼，而無應於此耶？然則所謂或退火，或獲金者，皆不足信乎？曰：信也。曰：然則天亦有所私乎？或誠之所感，有厚薄耶？曰：是不可知也。感之與不感，信之與不信，責之於天，則不可也。責之於己，則可也。故盡己之道，則盡天之道，復奚疑彼蒼蒼者乎？或燒死，或埋子，於二子足矣。堯舜之傳賢，禹之傳子，孟子辯之詳矣。而韓昌黎對禹問曰：「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又曰：「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又曰：「孟子之所

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_下苟私於其子、以害_中天下、求_上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夫昌黎深信孟子者也、而其言背馳、強立異說、昌黎猶且如此、況後世長喙之士乎、





